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德望　　才智

德望

傳曰德成而上詩曰令聞令望蓋盛德内充英聲外發若鼓鐘于宫懷珠于川而鏗鏘著聞璀璨自耀也繇漢以來慎臺省之選貴稍之所謂尚書百官本矣践其職

者率多魁梧之士乃有忠規讜論孤風峻節沉默端厚以鎮俗高潔遜讓以全道安危所繫朝野攸矚藹風望於庶尹擅儀表於當世或以方嚴而見憚或協才美而流譽固足以聳外庭之瞻睇為邦國之寵光虞書稱百僚師師周雅美吉士藹藹咸斯之謂歟

漢楊惲以兄任為郎補常侍騎以才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

後漢王良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

之
劉愷為侍中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周舉徵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
皆憚之
王扶為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以
非義當世高之
左雄為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
令天下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荀彧自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毁故竒䇿宻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司馬宣王嘗稱書傳逺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逺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魏徐邵為尚書郎以廉直見稱

吳顧雍為尚書令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孫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諫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

不樂其見憚如此

王蕃字永元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推之

晉羊祜仕魏為給事中黄門郎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踈有識尚焉

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裴頠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賈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唯恐其不居位

衛瓘為中書侍郎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

武陔為左僕射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

王濟尚常山公主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

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濟濟恂恂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

索靖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褚陶吳郡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

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傅祗為常侍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成陳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人物所倚信如此

陸玩為尚書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

三良既没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與
羽林四十人

紀瞻為尚書僕射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

王濛與劉惔為中書侍郎濛恬勝能言名理惔少清峻
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

孔坦為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

宋殷景仁為侍中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
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

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又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恱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蔡興宗為吏部尚書時前廢帝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凌曳唯興宗得免

南齊王延之仕宋為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

時人為之語曰二王平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美之

孔過字世遠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

王諶為黄門郎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

張緒為常侍中書令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

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覔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

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

徐孝嗣為侍中時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鎮新亭時王晏

為令民情物望不及嗣也

梁張瓚年二十三為太尉諮議參軍吏部尚書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左遷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巳恨其晚矣

江革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

劉顯為中書侍郎與裴子野劉之遴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美之

徐勉為尚書僕射嘗參掌衡石甚得士心

柳昂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成郡公當塗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為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

蔡撙為中書令卒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

袁昂為吏部尚書高祖謂之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已前臣之自有七年已後陛下所養七歲

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臧厥臧甄子也為散騎常侍歷中書通事舍人前後居

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

厥辯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

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

此

陳張種為尚書令以疾授金紫光禄大夫種沉深虚静

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甞抗表

讓位於種曰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姚察為吏部尚書察博極墳籍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官職姻娶無所遺失具澄鑒之識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

後魏封琳為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盧魯元為中書侍郎性多容納善與人交時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

李瑾為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雋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賈思伯任都官尚書侍講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逵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胡方回為中書侍郎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

清貧守道以壽終

李神儁為尚書左僕射篤好文雅老而不輕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為其光價四方才子同宗附之

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

李孝伯為散騎常侍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

李冲為南部尚書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

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

鹿悆為給事黄門侍郎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

崔休為黄門侍郎崇尚先達愛接後來時議重之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

其晚哉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

谷渾為儀曹尚書正直有操行不苟合趣舍不與己同

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

之

羊深為駕部郎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

琛咸敬重之

常景為門下録事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

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

北齊任延敬為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皆稱之

鄭述祖累遷儀同三司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元斌為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任頗為齊文襄愛賞

元文遂為中書舍人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陽休之累遷中書監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縉紳所重

崔劼為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

袁聿脩為吏部尚書聿脩少平和溫潤最有規簡以名家子歷仕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

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

用銘感甚深雖人才無愧然繇其接引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

後周長孫紹逺為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謂羣公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為令模楷

李彥為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為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

唐瑾為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崔謙累遷銀青光禄大夫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賔至則置酒相娱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元偉高祖時聘於齊為齊人所執齊平偉方見釋授上開府偉性温柔好虛静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

之暇未嘗棄日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自鄙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

趙善為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位居端右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荀士遜為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當世

蘇亮為中書監有機辯善談笑文帝甚重之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

周惠達為儀同三司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

薛寘為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寬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韋瑱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

隋韋世康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自矜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以求名譽

姚察初仕陳為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學兼儒史

李諤高祖受禪歴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

元文都開皇初授内史舍人歴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尚書左丞

楊尚希為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

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

宇文弼煬帝時為禮部尚書弼旣以才能著稱歴居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

牛弘為右光祿大夫榮寵當世而車服卑簡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

李德饒大業中為司隸從事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世所重凡與結交皆海内髦彦

裴矩大業時為黄門侍郎遇人盡誠雖至胥吏皆得歡

心

唐温大雅太宗時累轉禮部尚書甚有雅望

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乎

裴寛為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

韋陟天寶初為吏部侍郎以道義相知不隅貴賤布衣韋帶之士嘗虚左倒屣時人以此重之

韋虚心為户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

詩人以為戶部有二妙

李暠為吏部尚書風儀秀整所歷曹以威重見稱

唐邕白建天保初主治外兵騎兵二曹謂之外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李季卿代宗朝歷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之

崔涣為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性尚簡淡不交世務頗為時望所歸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恭儉温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顔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

李元素為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

武元衡為比部員外一歲遷右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後為御史中丞持平無私人復稱之

鄭餘慶為左僕射左揆之重儀刑庶工頃自武臣權幸

趍踐崇寵中臺政本寖以刑替及餘慶以舊德居之人情美洽

錢徽為翰林學士以上疏請罷兵忤旨出為虢州刺史徽文雅厚重時論以為不宜久在郡元和四年徽拜禮部侍郎後自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朝廷以徽素有公望拜左丞

鄭絪為吏部尚書本以文學進性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餘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

耽閲典墳與當時博文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

許孟容元和中歴兵吏部侍郎太常卿方勁富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為賢正論者稱焉

李絳為左僕射絳儀冠標望清舉自然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時

崔從歴吏部尚書侍郎從守道貞固自長慶以後以時風囂薄尤不樂趨進其簡厚之德至今稱之

楊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弘整進止有常度在朝三十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職奉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韋弘景為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累遷刑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卒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為倚頼自長慶以來目為名卿云

宋申錫敬宗寶歴二年為禮部員外郎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自長慶寶歴之間時風嚻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勸

崔玄亮自太常少卿為諫議大夫朝廷以其名望宿舊由諫議遷右散騎常侍

韋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家

韓愈為吏部侍郎諸權門豪士如僕隷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

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

薛廷老為刑部員外累遷至給事中當官舉職不求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風望

王翊太原人少以門蔭仕進性謙柔不競名利為左散騎常侍代宗即位目為純臣尤重之

宇文籍太和初為諫大夫而專掌史籍簡澹與人少合耽玩經史專精於著述風望峻整為時推重

孟簡為工部侍郎夙擅時名士流推重及居大列風望

愈高或顯級華資有缺者當時公議必僉屬簡未幾代

雀羣為户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别居一署謂

之左户元和以還號為清望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

去故羣入相以簡代焉

王質為諫議大夫風度厚重道直言正時輩推許

後唐蕭頃初入梁歴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

有能名

漢劉鼎性若寛易而典選曹案頗有風稜人稱為能

才智

夫三臺西掖典掌尤重詔令彝典咸出於兹故有道藝淵通機用周敏風力幹局顧問會旨叅決朝議剖斷民事應對條暢敷奏精密兼領衆職曾莫留滯練識舊體訖無尤違剖屬軍國多務書牘填委凡所諮禀克究事端應變若神舉無遺策至於該覧百氏損益萬幾雖曰坐曹不廢接待用能服其時輩譪兹令譽行王言之攸獎見人爵之斯從加以操履不渝諒直是守賛其政柄

誠無愧焉

漢金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

後漢耿國字叔慮東觀記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黄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

郅壽為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嘗獨進見章帝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

尹勳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桓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

魏王粲為侍中粲才旣高辨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蜀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賔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吕乂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賔乂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静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

吴孫丞為黄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後主内侍多得

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嘗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令宗室丞顧榮儔也

薛瑩初為光祿大夫天紀四年晉軍征吳後主奉書請降瑩既至雒陽將先見敘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薛瑩各以狀對

晉石崇為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

徐邈為中書舍人遷常侍侍郎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辨釋問則有對

杜預為度支尚書在位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宋劉穆之在晉為尚書右僕射領選前將軍丹陽尹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

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覧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内酬應不相恭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覧篇章校定墳籍

顧琛為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帝宴會有後魏歸人在坐帝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帝甚

喜

南齊王儉為左僕射領選太子少傅國子祭酒衛將軍丹陽尹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留滯

梁范雲為吏部尚書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

徐勉為吏部尚書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

朱异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敕誥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横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後魏裴脩孝文時為中大夫兼祠部曹司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北齊陳元康遷陵臺都官郎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

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
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
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後周宇文深爲散騎常侍深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
近侍每進籌策
蘇亮爲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美談笑太祖
甚重之所有籌議率多會旨
隋劉子翊高祖大業中爲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

翊為之辨析多出衆人意表

高構字孝基為户部侍郎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採樵于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理絶究案風俗通云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刺史以明斷見稱

唐劉林甫武德初為内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

溫大有字彥博大雅弟也爲中書侍郎敷奏明敏爲當時所稱先大雅卒朝廷每追惜之

杜如晦慷慨有大節臨機能斷太宗爲秦王奏爲王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剖斷如流爲談者所服

馬周爲給事中尋轉中書舍人在位數陳得失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

姚元崇爲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悉委

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遷夏官侍郎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八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公正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所謂言必忠信行必謹厚施於家邦無所不可苟異於是則人雖服從身亦弗理矧乎著位南宮比喉舌之象恪

居中憲號耳目之官固當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寅奉一人威肅百辟若衛之史魚漢之汲黯唐狄仁傑之儔皆可以同傳矣

漢張敞以數上書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守正不阿也

孔光為光禄勲領尚書事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

後漢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删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喜其不撓即令貫郎

樂恢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雒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

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而立人之朝乎

韓棱為尚書令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于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義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

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振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郅壽為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

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

張霸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友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

李充為侍中大將軍鄧隲嘗置酒請充賔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竒偉

以輔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内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絶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

劉矩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勢以是失大將

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
楊厚為侍中順帝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
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
左雄為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
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
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
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乃是韓厥之
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張陵爲尚書桓帝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羊陟爲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

罷黜之不納

刁雝為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向栩為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橋玄靈帝時為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

趙戬字叔茂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戬拒不聽卓怒召戬欲殺之觀者皆為戬懼而戬自若

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

荀彧為尚書令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魏陳羣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賈逵為諫議大夫時太祖終於雒陽逵典喪事時鄢陵

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閔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宫還鄴

何夔魏國初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選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嘗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蘇則為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辛毗為侍中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

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蜀羅憲字令則為尚書吏部郎時黄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

吴紀陟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

晉辛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

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
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
事來有不便輙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
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
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
雍州刺史郄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
郄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
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

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文立巴郡人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重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甄德為侍中時河南尹庾純先坐事免後復為散騎常侍後將軍荀汲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

升進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汲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汲坐免官

傅咸爲左丞多與楊駿箋諷切之駿意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

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可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卞粹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趍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左軍將軍

華廙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

賈后求以女配廣孫陶廣距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

王戎為司徒免官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説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與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

令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

王衍為中書令時齊王冏有興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

裴楷為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楷不與之交

劉頌為吏部尚書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避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

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

劉喬為散騎常侍時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嵇紹元康初為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

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㓙族封弋陽子

荀晞為尚書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

荀緄為尚書秉機平正直道而行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劉暾字長升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郗鑒鎮合肥時王敦有逆謀甚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

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大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茍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敦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毁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

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

還臺

卞壺為右將軍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

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

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

疾而至壺與庾亮共叅機要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

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

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

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强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嘗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為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

聞者莫不折節
孔愉為尚書左僕射讓稟賜表指言姦暴威虐王導聞
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
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
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
遠耳今誠乏才豈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
由是為導所銜
孔坦為尚書郎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

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棄官歸會稽

王珣為僕射太子少傅王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珣不許之因冒雨不拜

韓伯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犯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能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

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范甯為中書侍郎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惧為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

阮种為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駮議事皆施用遂為楷則

郗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為尚書郎轉左丞在

朝為百僚所憚

徐邈為散騎常侍謝安甞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

邈後為中書侍郎邈嘗詣東府遇衆賔沈湎引滿諠譁

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

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

也

范泰為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内外百官

請假不復表聞惟箋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

宋蔡廓為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傅亮寄任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

王惠為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名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輙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

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王球為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游筵席稀進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

南齊王琨在宋為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為一神琨案舊糾駁時龢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太祖即

位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蕭惠基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

張緒為散騎常侍領本州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使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謝瀹為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晏以為已之力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

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

梁江革爲度支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強直每至朝宴常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

到洽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爲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贓賂莫敢通

江蒨爲吏部郎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自遇在位

者並宿士敬之唯脩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

羊偘為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偘偘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孔休源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

謝舉為尚書令時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賔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

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焉

陳孔奐為尚書倉部郎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

蕭弘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輙為用事者裁抑焉

後魏東阿縣公元順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時三公曹

令史朱暉案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
煩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大
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
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
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
命投棄於地順鬚髮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欷而
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𠞰
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為省吏何

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别旨今殿下叅選事順又厲聲曰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亢執不撓皆此類也

穆紹為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賔客希造人門領軍元乂當權熏灼曾往候紹紹迎

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紹加儀同三司領左右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

高允為中書侍郎閹官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允至獨升階而揖

羊祉為光祿大夫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

于忠為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時北海王詳為太傅錄尚書事忠每以鯁氣正辭為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封回為都官尚書時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

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霊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媿失色

賈秀為中書侍郎加安逺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

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敢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振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黙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冨脅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正色守正皆此類也

和其奴為尚書左僕射與河東王闓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

慕容白曜為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

李冲為南部尚書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家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輙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欵奏始孫坐罪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累遷尚書僕射冲明白當官奉國為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

游肇為右僕射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

終無廻挽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臣莫不失色順㫖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

盧同為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禄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襃同在公之績

甄深為黄門侍郎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

守道不悶予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

高道悅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强禦

楊機為度支尚書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

崔光為侍中延昌四年正月迎立孝明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動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三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

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太尉趙熹横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懐壯光理義有據聲淚俱止云侍中以故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北齊宋遊道初仕魏為左中兵郎中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遊道乃執板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

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乎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曰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乎之兄子遣省事謝逺三日之中八度逼廹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乎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不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

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自北海入雒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彧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名見游道嘉勞之彧亦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治中從事復為尚書左丞游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

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駮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高慎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廻避時咸畏憚之

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張雕世祖時為假儀同三司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効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迴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帝亦深倚仗之

崔劼累遷中書令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劼二子拱撝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

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後周柳慶為民部尚書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慶天性抗直無所廻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

崔猷為司會中大夫明帝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為何如對曰殷道尊周道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輙違此義事雖不行時稱守正

裴漢爲司路下大夫天和中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權縉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惟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

裴俠爲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典錢物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

薛端爲吏部郎中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

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

顏之儀為御正大夫屬宣帝嗣位政刑日亂開府于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幸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武帝為御正上大夫與宗伯斛律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

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賢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逋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賢通卒不言功

陸彥師初仕北齊為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譏出為中山太守

柳雄亮高祖時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駮正深為公卿所憚

宇文弼為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僚所憚

梁毗為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見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

慴因上封事極言之時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

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

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高祖不復專委於素蓋由

察毗之言也

郎茂為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

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内無五品之家不相應

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柳彧為屯田侍郎時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易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

盧楚為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煬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職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

唐蘇珦則天朝為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附託來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珦按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珦尋授給事中

李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為天官侍郎不詣昭德謝恩昭德怒奏黜為壁州刺史

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比賊散懿宗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註誤者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良吏教

習城池又不完固為賊驅逼苟徇圖全豈素有背叛之心哉而懿宗擁強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退走保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草澤詿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為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羣官咸愕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充使安撫

宋璟為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張易之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

難欺必不可黨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顔流貶芬芳多矣説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復言朝廷得失尋拜黄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祿之事乎

岑羲神龍元年為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為王者募為疏者衆畏三思皆辭

託不敢為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

書少監

韓思復睿宗朝為給事中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

三思於諂附之中玄宗皇帝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

長公之墓

楊瑒為戶部侍郎時御史中丞宇文融請檢察天下逃

戶公卿不敢有異辭唯瑒獨建議以為括實不利居人

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外

職

相里造代宗朝為户部郎中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僚於興唐寺行香内侍魚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商販車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衎以正言折之衎辭直而強突頗忤朝恩遂罷會

敬括為御史大夫持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

班宏為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書兵部侍郎劉迺上下考宏正議曰今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挾省司夫上多虛美之名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知而謝之曰迺雖不敏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

郄高卿歷拾遺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為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為

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

盧景亮德宗朝拜右拾遺補闕居諫列與補闕穆質皆以直稱

韋貫之憲宗初為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人貫之持愈堅既而上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辭理懇到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

奚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遇之後爲刑部侍郎時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深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刻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廼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奏言據度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税及已前

諸色羨餘錢共六十八萬餘貫李充並妄破用令所勾
勘一千二百貫已來是諸縣供館驛加破及在諸色人
户腹内合收其斛㪷共三十二萬石惟三百餘石諸色
輸納所由欠折其餘並是准敕及度支符牒應用已盡
陟之寛平守法多如此類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
而卒

顔眞卿爲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眞卿請皇帝
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宫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

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耳
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楊於陵為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
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叶遂為實媒孽孟容改太常
少卿於陵改秘書少監
趙宗儒為司勲員外領考功事定内外百吏考績黜陟
公當無所畏避遷考功郎中
鄭澣為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

石紀事者潛採得其情條責庶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

裴佶為尚書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搆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强時重佶之有守

董晉為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為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罪名有竊議者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

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
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
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
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失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
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中袁高又抗疏
申理之滉坐以朋黨寢而不報
許孟容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舘
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德宗命中使問狀孟容

執奏竟得請遷本曹郎中
楊綰為吏部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託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疎之
孟簡為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之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韓皐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皐自以前輩舊人累

更重任頗以簡倨自處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畢幸於叔文以告之故出皋爲鄂岳觀察使

王源中爲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中上疏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内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改侍御史

韋處厚穆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而進自京兆少尹不數月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帝意以希大任以榷鹽舊法為獘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疏利害十八條時宰不能奪因下其議處厚於是奏議發十難以詰之帝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有疎斥之漸

韋弘景為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會吏部員外楊虞卿以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

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時多嚮附者弘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第及准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勑推公虞卿失容自退

崔咸為散騎常侍秘書監咸登朝歷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勲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權臣不便度復居中書京兆尹劉棲楚輩十餘人駕肩拒之賔客持兩端者日擁其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棲楚求度之歡曲躬附耳而語咸舉爵罰度曰

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者壯之

令狐楚為左僕射太和末李訓伏誅大臣從坐者八九人京師大擾文宗夜名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覃為宰相危疑之際楚多守正故為中尉仇士良所忌遂以本官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後唐蕭頃初在唐為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出為右僕射後為梁太祖判官高邵使祖蔭求一子出身

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指揮甚急吏徒惶懼項又判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使曹公事俱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項繇是名振梁祖亦加奬之

韋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人賞其正

劉贊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崔蕘為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為萬年令蕘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

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除司勲郎中蕘為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

趙鳳為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會明宗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圜為宰相恃明宗舊恩行事無邊幅為巧宦者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叛明宗親征未及鄭州巧宦者謂安重誨曰此失權者三四人在外地如朝夕未能破賊被此輩陰結狡徒為

患非細乃指任圜在滏陽即日馳驛賜圜自盡既而鳳知之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肯造逆謀以讐君父乎公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

晉裴皥為工部尚書舍相國寺宰臣桑維翰謁之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皥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皥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時人重其耿介

盧詹歷兵部侍郎左丞工部尚書詹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

册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九